

## 临汝县“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运动

1976年12月10日，中央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号召“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县委主要负责同志出席这次会议，并从会上写信传达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县委办公室向各公社党委、县直各局委、各基层支部转发了此信，要求全县要大张旗鼓地掀起大揭大批“四人帮”的高潮，大张旗鼓地掀起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高潮。

为贯彻落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1977年1月1日，中共临汝县委召开常委会会议，传达贯彻中央领导人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的主要讲话精神，联系实际批判“四人帮”的罪行，制订临汝县学大寨的规划、措施，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继续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会后，县委又召开四级干部会议，贯彻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对农业学大寨运动进行具体部署。县、社两级共抽调调整515名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工作队员，先后分别进驻99个大队和6个厂矿，帮助这些大队和单位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群众运动。2月6日，县委召开县直机关干部大会，欢送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工作队到第一线去，参加建设大寨县的运动。欢送会上，县委要求队员们要按照大寨的根本经验和建成大寨县的六条标准，努力搞好所在队的工作，同时要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认真搞好整党整风，为1978年把临汝县建成大寨县做出贡献。

3月17日，中共临汝县委召开为期8天的全县工业学大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工业学大庆先进集体和个人、各公社分管工业的副书记、社办企业负责人、工交系统各局委负责人、财政、粮食、商业、供销社的领导。会议传达了贯彻第二次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市委、县委召开的地、市委、县委书记会议精神。在讨论的基础上，解决学大庆的认识、方向、标准、态度等问题，总结交流经验，制订学大庆和普及“大庆式”企业规划，大会向先进单位和个人颁发了锦旗、奖状。

“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搞好基层整党整风”是

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提出的。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搞好基层整党整风，是建成大寨式大队和大庆式企业的根本保证。1977年2月，县委组织175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各公社组织318名农业学大寨工作队员，分别深入90个大队，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开展基层整党整风工作，组织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取得了很大成绩。同时深入开展了揭批“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处理了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多吃多占行为的人和事，教育了广大社员群众，教育了犯错误甚至犯严重错误的同志，解决了“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1977年5月6日，县委召开为时4天的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和开展基层整党整风座谈会。会议要求，采取自上而下，自下而上，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进一步修订以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大搞科学种田、发展队办企业、实现农业机械化为主要内容的建成大寨式大队的规划和建成大庆式企业的规划，落实具体措施，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在农村要贯彻勤俭办社、民主办社的方针，加强经营管理，把基本劳动日制、肥料交售制、生产责任制、财务管理制、干部参加劳动制建立健全和实行起来。在厂矿，要把产量、品种、质量、原材料燃料动力消耗、劳动生产率、成本、利润等指标抓起来，把岗位责任制、考勤制度、技术操作规程、质量检验制、设备管理和维修制、安全生产制、经济核算制建立健全起来，以促进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会后，工作队员和广大干群积极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在修订建成大寨式大队和大庆式企业规划的基础上，建立健全合理的规章制度，狠抓具体措施的落实，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出现了大干社会主义有理、大干社会主义有功、大干社会主义光荣的浓厚气氛，迅速掀起了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和工业学大庆、普及大庆式企业的新高潮。在农村，干部群众同心协力，治山治坡，平整土地，兴修水利，搞水平梯田，并发扬天大旱、

人大干、大旱之年夺高产的革命精神，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早春播群众运动。全县浇灌小麦39万亩，大秋作物9万亩，棉花播种质量、红薯栽种速度也大大超过了往年，为争取秋季丰收创造了条件。1977年农业生产尽管受灾，全年还是丰收，粮棉产量超过了历史最高水平。1977年12月，全县36名农业学大寨代表参加了全省农业学大寨先进代表大会。工交战线提前两个月完成了地区分配的全年产值计划。1978年4月，通过贯彻落实工业《三十条》，特别是实行记时工资奖励的办法后，充分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全县大部分工厂提前超额完成全年工业生产和利润计划。

“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促进了全县的经济发展。1978年，全县农业总产值9289.8万元，粮食总产量达3.96645亿斤，贡献国家粮食达4103万斤，棉花总产621.2万斤，大家畜41000头，生猪存栏18.4万头，山绵羊14.1万只，造成片林1万多亩，四旁植树300多万棵。全县拥有农用机械总动力10万千瓦。工业总产值10104万元，产品销售收入7688万元，利税总额1785万元。县化肥厂、发电厂、机械厂都超额完成了计划，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同时，临汝县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运动，在“文革”前期受极“左”思潮影响，在某些方面也曾流于形式，有的不结合实际情况，蛮干硬干，造成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

来源：汝州党史



## 白龙庙

汝州东南三十多里有座塔山，塔山南边有座大高坡，高坡脊儿上有座寨，人称山水儿寨。山水儿寨上住着祖师爷、白龙爷好些神仙。山小神多，住得窄狭，白龙爷打算迁到山底下去住。

山水儿寨东北山根儿，住着一户人家。当家的叫王宝财，夜里似睡似不睡，见外头



进来一个白胡子老头，喊他说：“掌柜的，把您的牛借给我使使中不中？”王宝财说：“牛在院里拴着，你要使牵去啦！”老头儿说：“麻烦了”，起身就走了。

第二天一大早，王宝财起来喂牛，见牛浑身是水，牛头上挂着二百小钱儿。把牛捞到槽上，牛低着头就是不食草。王宝财觉得奇怪，出门一瞅，西边儿里把地，一夜冰静的一般盖起了一座庙院。王宝财慌里慌张跑到庙里一瞅，吓了一大跳，庙里大殿坐的是山水寨上的白龙爷。他弄不清到底是咋

回事儿，心里想，我干脆上到山水儿寨上去看看彻底。

王宝财出了庙门儿，往山水儿寨上走去。走到山半腰儿，立在那儿了，白龙爷站班的班头儿直竖竖挡在路中间。他也顾不上再往上走，扭头一路小跑儿回家了。他喊上孩子们，拿上杠子带绳，到山半腰把白龙爷的班头儿给抬到庙里，照样儿放到白龙爷的身边儿。谁知隔了一夜，那泥胎班头儿离开白龙爷，又原样儿回到了山半腰儿。

夜里，王宝财又梦见白胡子老头儿找他，

对他说：“我就是白龙爷，您一家儿人心好，这成年天早缺水，我给您一股泉眼，您可开个菜园儿，保您常年有菜吃。至于我那班头儿，您都甭劳心费劲了，只因我搬家用了您的牛，他在后头有事儿耽搁了，鸡子叫唤时，他走到山半腰儿，罪受够自然到会到我跟前的。”

天明，王宝财起来一看，一股清亮的泉眼水从白龙庙前流过来。王宝财有了水，就开了个小菜园。至今，他住过的小村儿就叫“菜园儿”。天不论再旱，那股泉水都没干过。

来源《汝州民间故事》

选自《汝州人文史话》  
供稿：汝州市地方志办公室

## 汝州人文史话之国保荣耀

## 老行当之打铁还需自身硬

李晓伟

“叮叮当当 叮叮当当……”

曾几何时，无论是在城市老街，还是在广大农村，只要听到这样铁锤撞击的声音，甭问，肯定是铁匠铺传出来的。

彼时，无论是在城市还是乡村，铁匠铺的存在，就是一个温暖的存在，一个人间烟火的存在。试问，谁家没有几件铁匠铺打出来的产品，比如菜刀、火杵、火钳子等等。

俗话说“世上有三苦，打铁撑船磨豆腐”，而打铁则是位居三苦之首。打铁是一种原始、古老的锻造工艺，漫长的农耕社会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工具，都是由铁匠们手工打制而成。农耕时代，铁匠这个行当曾经是农村八大匠人之一。打铁是男人的事业。这是因为，没有力量不能打铁，没有胆量不敢打铁，没有吃苦精神不愿打铁。

“打铁还需自身硬”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语，是因为打铁是一件很磨人的事情。一名好铁匠要想打出精巧耐用的好铁器，自身首先就得过得硬，要有过硬的身体素质、过硬的精神状态和过硬的技艺水平。

铁匠铺说是店铺，实际上就是一间四面跑风的破房子，四处都是黑黢黢的，只有屋子正中的大火炉闪耀着温暖与光明。火炉边架一个风箱，风箱一拉，炉膛内火苗直蹿。一侧放着一口盛满水的缸，是用来淬火用的。另一侧放着铁砧，羊角铁砧

有20斤和150斤的，方砧有120斤和180斤的，虽然还有别的重量的，但标配这几个基本够用。铁砧边上立着十几斤的大铁锤，铁砧上放着2斤小铁锤，这是师傅用来找平用的。

当时铁匠铺收益还是很不错的，故有“泥瓦匠干一天，不如铁匠铺冒股烟”的俗谚。

打铁的时候，先把要锻打的铁器放在火炉中烧红，然后用铁钳夹住移到铁砧上，由师傅掌主锤，徒弟握大锤进行捶打，师徒默契配合，锤子轻重，再经过打磨等各道工序，一把铁制产品才算完成。这工艺流程看似简单，但要把一堆硬邦邦的铁块儿，服服帖帖地锻打成长、扁、圆、方、尖等各种形状的铁器，绝非易事。做这些首先要有经验，打铁工序复杂，工艺拿捏凭的是技巧和经验，铁料的可锻性、火候、起锻、锻打位置都颇有讲究，要求很高。

因此，打铁不仅是一件苦力活儿，而且也是一件技术活儿，如果铁匠本身身体素质不高，就抡不起那几十斤重的大铁锤，就更不可能让大锤在砧板上“叮当”一天，甚至长年累月这样“叮当”下去，让城市和乡村在铿锵有力节奏明快的韵律中趟过岁月之河，抒情着诗样的人间烟火。

“趁热打铁”，说的也是这个老行当。

打铁时一般需要两个人，即掌钳的老铁匠和抡大锤的徒弟。这两个人还分为“上手”（师傅）和

“下手”（徒弟）。直到现在，人们还常常客气地说，“我给你打下手”，就是指做助手的意思。老铁匠是上手，他把握着炉内火候，只要看到铁棍或铁块烧成了橘黄色，左手便会迅速地用铁钳把火红的锻件夹出，放到铁砧子上，右手中的2斤小铁锤在上面轻轻一点，站在铁砧旁的下手，就会抡起8斤大锤在老铁匠小铁锤的引导下“趁热打铁”。

铁匠们虽然看着粗犷，但其实手艺很精湛。只见老铁匠左手握铁钳翻动铁料，右手握小锤一边用特定的击打暗号引导徒弟锻打，一边用小锤修改关键部位。在他们的铁锤下，那坚硬的铁棍或铁块顿时变得非常温顺、柔软，要方有方，要圆有圆，要长有长，要扁有扁，要尖有尖。并根据需要，在有节奏的锻打声中变成另外各种不同的铁器成品。

记得小时候，中大街西关桥头有一家铁匠铺，这里打出的有与传统生产方式相配套的农具犁、耙、锄、镐、镰等，也有部分生活用品菜刀、锅铲、刨刀、剪刀等，此外还有门环、泡钉、门插、暖气钩子等等，就摆在铁匠铺的门前供人挑选。

小时候最常见的就是给马挂掌，铁匠把打好的马掌，用马掌钉钉在马蹄上。那个年代，经常能见到这个场面，还有小孩子给马掌钉呢。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说的也是这个老行当。《汉书·王褒传》作“清水淬其锋”。因此，为了使菜

刀、铡刀、镰刀、刀子、斧头等坚韧锋利，“淬火”就成了关键。“淬火”这道工序就是一个难度大、技术性极强的活儿，这直接决定着产品的销路与信誉。打铁时，铁块冷却后再继续加热，如此反复，千锤百炼，直至一件精美之物打造成功，就马上投入水缸中进行淬火。淬火的情景很是好看，只听炙热的铁器遇到冰冷的水发出非常美妙的裂帛之声，随之一缕白烟腾空而起，铁匠们的心情会随着水雾的升腾而在那黝黑的脸上舒展几个皱纹，露出一丝微笑。哪怕转瞬即逝，那也是在自己精心创作的一件作品诞生而感到欣慰。

讲究一点铁匠铺，每锻打出一件农具或其他一些常用生活用具，如镰刀、剪子，都会在器具的暗角处打上“张”字、“工”字，或星花之类的记号。主要是通过这种方式，将自己的产品与市场杂货摊上的那些劣质品区分开来，这些不同的暗记如同现代商标，以此维护自己的声誉，提高市场的竞争力。

打铁的活儿不光是重活，更是一门技术，想学这门手艺，需得拜师。学徒们一般三年为期，第一年做杂活，担水、劈柴；第二年学拉风匣、抡大锤、掌钳子；第三年就当起助手，和师傅一起打铁，大锤小锤轮番作业。出师后的徒弟，开始另起炉灶，施展起从师傅那儿学来的打铁本领和拉风匣的功夫。

地上的铁屑像日子一天天累积，炉中的铁器也就由大样变成一件件精致品，徒弟的脸膛也就釉上了专业的肤色。

如今，每次路过铁匠铺子的时候，我总不由自主地驻足注目，似乎想从这里找回一些什么，但又说不清楚，只是让惊喜的目光抚慰一下那个依旧存在的古旧摊子，心灵就不会有一种失落的缺憾。由此所产生的特别情感，又犹在喧嚣的街市上突然看到一头耕牛，虽然与市容极不相称，但却让人倍感亲切。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岁月沧桑让手工打铁的营盘变得越来越小了，那光顾铁匠铺生意的买主也就像小河水里的水渐渐的干涸了。社会一旦进入工业时代，人们都喜欢到市场上买铁器，既方便又便宜，落后的手工打铁的铁匠铺自然就难以继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也不尽然。现在农村还有个个别铁匠铺存在，打些镰刀、斧头、暖气钩子之类的，偶尔也能看到养马来给马挂掌的，还有城里人找他们打些自己需要的东西。

如今，砧子搁在阴凉深处，风匣布满岁月的蛛网，铁匠已不再是一个铺子的分量，落满铁屑的店铺，让这个行当岌岌可危，但传统的艺人们出于一种传统的偏爱，依然坚持着，让人们重温着人类农耕时代的记忆和硬碰。

